

童非非
作品集

爱の光
The Light
of Love
系列
No.02
贰

02
珊瑚那隐

Coral
Pure Love

若是有那么一个
秘密的地下室
能藏出我与你的念白
我会躲在遥远的角落
不去打扰你的生活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爱の光系列

珊瑚隐

Coral, Pure Love

◎童非非 著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珊瑚隐 / 童非非著. —长沙: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648-0525-8

I. ①珊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7379号

珊瑚隐

童非非 著

图书策划: 天舟文化

统 筹: 黄瑞芳

责任编辑: 邓筱 莫华

责任校对: 苏钢

版式设计: 袁芳

原画创作: 刘夏

出 版: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 /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/ 410081

电话 / 0731-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/ 0731-88872636

网址 / <http://press.hunnu.edu.cn/>

总 发 行: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194 号天域新都商务楼

电话 / 0731-82801357 82918792 传真 / 0731-82801356

邮编 / 410007

网址 / <http://www.t-angel.com/>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660mm×880mm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12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7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648-0525-8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总发行公司调换。

珊瑚隐
SHAN HU YIN
目录
Contents

- 001
第一章
为你撑伞的人
- 027
第二章
胡桃发夹
- 058
第三章
噩梦的形状
- 084
第四章
天涯海角
- 112
第五章
红耳环少女

135

第六章

一杯柠檬茶

157

第七章

天堂鸟

183

第八章

年月窄如手掌

208

第九章

黑猫预言

228

第十章

夜的第七章



第
一
章

为你撑伞的人

北方的八月末梢，是比南方要冷很多的，已完全搭不上裙装，有时候蓝槿会有错觉，认为这季节是寒秋，其实，夏天才刚刚离开罢了。

透过窗子望出去，能看见阳光下的树叶，正在随风轻轻招摇，大概因为北方天气干燥，极少下雨的缘故，它们的表层蒙上薄薄的灰尘，稍显颓败。

这是让蓝槿最觉遗憾的地方。其实她很喜欢雨季，在海滨城市的时候，每年都是雨水充沛的，但到了春城之后，便再难拥有那种清凉与湿润。

粉色系的卧室内，一个七八岁大的女孩儿跟着蓝槿学绘画，十八岁的蓝槿，头发越来越长，在背后束成简单的马尾。现在的她，一如既往地清

秀美丽，唯一不同的，便是眉目中多少带些冷冽的气息，能看得出是独立生活积累下来的坚强。

“老师，这个颜色用得好不好？”女孩问。

“嗯，挺不错的。”蓝瑾先是给予赞赏，接着又温和地说出自己的建议，“不过，我觉得若是稍微提亮一点儿色彩，效果会更好些。”

女孩心悦诚服地点头，说：“好。”

绘画的中途，女孩的母亲陈太太送了些果汁与点心进来，热情地邀请蓝瑾说：“蓝老师辛苦了，这些点心都是我亲自做的，歇一会儿，过来尝尝吧。”

蓝瑾忙道谢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陈太太，其实您不必这样客气，用不着称呼我老师，直接叫我蓝瑾就好了。”

陈太太笑笑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？虽然你才十八岁很年轻，但你终归是妞妞的老师。我们妞妞遇见你之后，越来越喜欢画画了。”

说完，陈太太又向女儿说：“妞妞，以后你要喊蓝老师的，不准没礼貌哦。”

“不好呀。”小女孩反驳母亲，不太高兴地撅撅嘴，说，“妈妈，我都是叫蓝姐姐的，从不喊老师，喊老师多土呀！”

陈太太无奈地摇摇头，苦笑说：“这淘气孩子，真没办法。”

“没事的，陈太太。”蓝瑾很亲切地说，“我喜欢妞妞叫我姐姐。”

“妞妞，让我看看你画得好不好？”陈太太要看女儿的画作。

女孩将新画的作品递给母亲，陈太太观察着画作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

容。蓝瑾在一旁说出自己的想法：“陈太太，妞妞最近进步很多，她在绘画方面真的挺有天赋。等她开学后，我建议您给她报个绘画兴趣班。”

“啊？”陈太太愣了一下，赶忙说，“不用的呀，我已跟先生商量好了，以后我们妞妞的绘画就一直由你来教。”

蓝瑾面有难色地说：“可是，可是九月份我也该开学了，怕是没那么多时间可以像现在这样教妞妞。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，周末能来就行。”

“我——”

陈太太忙又说：“蓝老师，你是不是担心薪水的问题？放心放心，家教费用都好商量，我们再加些也绝对没关系，关键是给妞妞找到个喜欢又合适的老师不容易，我们觉得费事，孩子重新跟陌生老师沟通也困难。”

“不不不。”蓝瑾连连摆手，解释说，“不是报酬问题，你们给的钱已经很多了，我非常感谢，我只是怕以后没时间……”

女孩听着母亲跟蓝瑾的谈话，小小的脸上满是担忧，她拉着蓝瑾的衣角，仰脸祈求地跟蓝瑾说：“蓝姐姐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你还来教我好不好？我不要跟别的老师学画画，我只想跟你学！”

蓝瑾被女孩的话语打动，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说：“老师也不想走啊，可是，老师怕以后耽误你，你该找个正式的绘画班好好去学。”

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女孩固执地摇头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委屈地说，“要是你不来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学画画了！”

说着，女孩就从房子里跑出去，在外头独自抱着公仔生闷气，蓝瑾很

无奈，有点儿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陈太太。”

陈太太说：“蓝老师，这样吧，你先别说辞职的事，最多这样，你有空一个月来几天就行，我们妞妞脾气被惯坏了，极难跟别人相处，为此不知换了多少个老师，唯一碰上一个她喜欢的就是你，你要走了，她肯定伤心……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这事情就这么定下了，好不好？”

蓝瑾最终只得点头，说：“好。”

上午的课程因为妞妞的情绪问题，没有再继续下去，蓝瑾提早回家，乘坐巴士的时候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提前一站下了车。她步行着走到路边的花店跟前，买了一束正在打折的紫菀。

回到住处后，她洗净了一个瓶子，放上清水和盐巴，这才将紫菀放进去。自己给自己煮了面条吃下去，刷洗了碗筷，就开始洗头发。她住的这间房子极其朴素，家具摆设也非常简单，这是这座城市中最不起眼的平房住宅区，连厕所都是出门去找公用的，一切都不方便，却有一个最适合她的地方——租金够低。

一辆自行车伴随着轻快的铃声，停在低矮平房的门口，车上的邮递员拿着一封快递走下来，去敲平房下那扇同样简陋的木门。

“请问蓝瑾在吗？”

片刻之后，门被打开，头发湿湿的蓝瑾探出身子，大眼睛里含着水雾气息，微笑而友好地回答：“哦，我就是。”

“你的快递，麻烦签个名字。”邮递员将快递递给她，同时还送上他的笔。

蓝瑾接过快递，快速地在下角处签上自己的名字，随后道谢说：“谢

谢。”

“不客气，再见。”

邮递员踏着自行车，很快走了，蓝瑾重新关上门，回到房间内。她用一根简易的皮筋把湿头发先束起来，又用毛巾擦干了手，这才去拆那封快递。

信封内是红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来自春城最好的美术学院，开学日期是九月初。虽然考试结束后，她就预料到自己的成绩不会差，但是看到通知书的这一瞬，还是有一股兴奋的感觉。

呵，真好，她想，我就要念大学了呢。

她居住的这间房子，门口种植极多的树木，夜晚常常能听到细微的风声，夹杂着低声的狗吠，还有小猫的低鸣，人世间最庸碌的声音，落进人心里时，难免引起一阵寒意。虽然独自生活挺久了，她还是有些胆小，这种独立，其实不过是无从选择罢了。

睡着之前，她告诉自己说，一定要给安院长打个电话。

是的，一定得告诉他，说她考上大学了。得到这个喜讯，安院长一定会很开心的吧？毕竟，是因为有他精心的培育，才使她的绘画天赋在年少时就得以充分展现。

算起来，离开半岛孤儿院，已经将近两年了吧？成长真是一件迅速到无法挽回的事，曾经的记忆、曾经的梦想、曾经的意念、曾经的温暖，只有在刻意梳理的时候，才能如同潮水一般缓缓涌来。过去的岁月、过去的楚河、过去平静的日子，如今看来都像是梦，而她则如同候鸟，辗转来去，终

究寻不到得以永久栖息的地方。

夜真冷，睡去之前她想，也许该买厚一些的被子了。

第二天，是不用去陈太太家授课的日子，蓝槿趁着有空，将房间打扫了一遍，不几日后她就得退房离开这里，所以要提前打扫干净，以免新的房客住进来再劳神费力。进入大学后，学校都是有集体宿舍的，她再不用离群而居了。

虽然蓝槿从未住过集体宿舍，对和陌生人在狭小的空间一同相处，也没有经验，但她只要想起不必再自己漂泊，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。

桌子上，她昨天买来的那束紫菀还是鲜活的，翼状的叶柄边缘，微带些锯齿的形状，长长的梗上面，是呈伞房状的花，淡紫色，有种简单朴素的美。在北方的山野，这种植物其实非常常见，偏她就是不喜欢玫瑰、百合之类，独爱这一样。

锁了房门出去后，蓝槿打算找个公用话亭打电话。虽然自离开后，她几乎没有给孤儿院打过电话，但是那些数字，却一直烂熟于心。

她想起，上一次跟安院长通信，还是四月份的事，那会儿瞧着他在信笺上的笔迹有些潦草，力道也不足，便问他怎么回事。他回信中说，身体不太好，正在慢慢调养。因为这样，她就没再写信打搅他，想着等他恢复后再联系。

虽然四月份的时候，在她的生活里，同样发生了太多不可预测的事，

但她已长大了，有足够的坚强自己承受一切，她不能总做个受别人保护的孩子，便将那些伤口全部掩埋，独自朝着前方的路，坚强地走下来。

有时候，不倾诉，不抱怨，不哭泣，默默地将一切悲伤之事埋藏于心中，也未尝不是一种成长。

电话拨通后，很快有人来接，是个男人的声音，但显得很年轻，绝对不会是安院长，他问蓝瑾说：“喂，你好，请问找谁？”

蓝瑾礼貌地说：“啊，你好，我想找安院长，请问他在么？”

对方顿了一下，而后反问：“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……呃，我是以前在孤儿院的孩子，我叫蓝瑾，我想找安院长。”

“哦，蓝瑾小姐。”对方显然是听过她的名字，声音变得轻缓温和，但却带着无尽的惋惜，他问蓝瑾，“你还在春城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之前听安院长提起过你，你一直是他的骄傲。”

“谢谢。”蓝瑾感激他的赞赏，又问，“那么，安院长呢？不好意思，能否请他接一下电话？我有事情想跟他说。”

对方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才用低沉的声音通知她：“很遗憾地告诉你，蓝瑾小姐，安院长已经病逝了。”

蓝瑾呆住了，顿觉全身冰凉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已经去世近两个月了。之前他患了重病，四月底进行了手术，虽然手术成功了，但不知为何，出院后他手臂僵硬，没法子画画了，可能因为这样心情闷闷不乐，就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……七月份的时候，终是因为

过度抑郁离世。”

蓝槿无法接话，觉得喉咙里发出一声难过的哽咽。

对方又接着说：“因为我们没有你的电话，所以没办法通知你。不过在他离开之前，他还是很惦记你的，经常跟身边的人提起你……还有楚河。”

蓝槿默默无声，喉咙里痛得要命，眼睛里却偏偏是没办法哭出泪水，只能一只手握着电话，一只手揪住自己胸前的衣襟，她觉得心脏那儿有奇异的痛感，迫使她快要喘不过气来。

因为她半晌不做声，对方疑心她挂断了电话，就问：“喂？蓝槿小姐，你还在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蓝槿的声音带着颤抖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是半岛孤儿院的新任院长，姓陈，要是你有什么需求，尽管告诉我，能帮到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”

“不必了，谢谢你，陈先生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“没别的事了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打完那个电话，得知安若海离世的消息后，蓝槿似乎一直处于失重的状态，她走出电话亭，看见宽阔的蓝天下，尘土被风卷起，到处坠落。路上开始有落叶，穿着蓝色制服的清洁工，不顾狂风和尘嚣，正戴着口罩打扫街道。

走在这条熟悉的道路上，她忽然觉得如此陌生，一切对她而言都很陌

生，包括这个博大的尘世。偶尔，会有汽车从她身旁疾驰而过，那些呼啸的声音残酷无情，带着八月最后的气息狂奔而去。但她无法狂奔，她依旧是漂泊的船只，找不到搁浅的彼岸，她所有留恋的人们，全都与她告别，去了遥远的远方，只剩她留在荒芜的人间。

无心饮食，无心睡眠，无心听闻人们的欢笑与悲伤，回到出租房后，蓝槿机械地收拾画具，将它们装在美术工具箱里，又在画框上钉好干净的新画布，接着，她背起它们，漫无目的地出门去。

现在，她只想画画。

沿着春城的街道一直走，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画具，蓝槿一直走到脚疼了，这才停下来。这儿是环城河边的一座土坡，风尤其大，吹得她的头发凌乱飞舞，她打了个哆嗦，觉得很冷。可她依然固执地将画架支起来。

天上黑云滚滚，很明显是下雨的征兆。她并未带雨伞出来，可是现在，即便有雨伞又能如何呢？她想，再宽阔的雨伞，也遮挡不了我的冷。

她挥舞画笔，开始画画，画这座灰沉沉的城市，画河边并不新鲜的垂柳，画天上张牙舞爪的云朵……

手已忙到毫无空暇，耳朵里却如同幻听了一样，不断地重复着那些可怕的话语。

——已经去世两个月了。

——四月底进行了手术……出院后手臂僵硬，没法子画画了。



——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

——七月份的时候，终于因为过度抑郁离世。

——不过在他离开之前，他还是很惦记你的。

——经常跟身边的人提起你……还有楚河。

一遍又一遍，这些啃噬内心的咒语，疯狂地叫嚣着，终于是搅得她内心难安，她扔下画笔，再也画不下去，身体无法支撑悲伤的重量，只能慢慢向下弯腰，慢慢地坐下来，自己环住自己的膝盖，呆呆地望着前方，那儿是一条有些污浊的死水河，它曲曲弯弯，环着这座城市转了个圈。

楚河离开后，她心里唯一觉得温暖的幻想之地，便是半岛孤儿院，她想着，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去的，因为那儿还有安院长在，这个亦师亦父的长辈，算得上她唯一的亲人了……如今，如今他也不在了，她还能回哪儿去呢？

天黑了，越来越冷。这除了她别无他人的土坡，显得如此荒凉，她有些害怕，只得快些收拾画具离开。

回途的时候，离她的住处还有一段距离，天上就开始下雨，雨越下越大，她着急地加快脚步，生怕雨水淋坏她宝贵的画具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个冒失的路人骑自行车闯过来，忽然地将她撞倒，画具因此跌落一地。

那人连停都没停下，继续向前骑车，还扭头反骂她一句：“怎么走路的呀你，长没长眼睛？”

蓝槿委屈至极，却没有反驳。她蹲下身子去，想去捡那些跌落的东西，却发现箱子摔开了，里面的画笔颜料倾散了满地，被地上的泥水污染得狼

狈不堪，就算是捡回去，怕也得受损。

怎么办，生命里就是有那么多无可挽回的事。

蓝瑾心里揪痛，忽然无比痛恨下雨天。楚河离去的时候，天上也是一直下雨。现在得知安若海离开后，又是遇上下雨天……似乎这世界上总有停不了的大雨，专门在她最痛苦的时候，无情地将她淋得通透，她能往哪儿躲呢？

蓝瑾想着想着，就控制不住哭起来。她哭得那么伤心，声音那么悲恸，任是铁石心肠的人，也无法不生怜惜。她哭着，被雨水和泪水模糊了眼睛，依稀能看到一双穿着棕色鞋子的脚停在她跟前，接着，她头顶上的雨就骤然停了。

蓝瑾抬头，看到一把伞罩在她的头顶，撑伞的是一个高大的男子，因为天黑了，路灯的光又暗，蓝瑾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从声音判定，他是个年轻人。

他好心地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”

蓝瑾停住了哭泣，不想在陌生人跟前表现出自己的脆弱，她低下头来继续收拾残局，并对他礼貌道谢说：“没事，不用，谢谢。”

可是男子并未离开，反而是缓缓蹲下身来，继续为她撑伞，还腾出一只手来帮她捡画笔，丝毫也不在意被泥水溅脏了手。

蓝瑾忙说：“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自己捡就可以。”

“没事的，我帮你吧。”

蓝瑾忽然觉得心烦气躁，她索性站起身来，离开了他的雨伞，匆促地